

# 语言的全息性与语言的全方位研究\*

李宇明

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语言要充分发挥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的作用，就必须把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反映为一定的语言单位或语言形式。正因如此，语言缩影着社会及其历史的景观，积淀着思维的成果，从而使语言成为社会的一个全息装置。例如，解放初期永宁纳西族还处于由母权制社会向父权制社会的过渡时期，女尊男卑，所以“小树”叫“树男”，“大树”叫“树母”；“偏房”叫“房男”，“主房”叫“房母”<sup>1</sup>。爱斯基摩人生活在冰天雪地之中，对雪有足够细致地观察，而且区分不同形态的雪对于他们的生活也至关重要。于是在爱斯基摩语中有一百多个表示不同形态的雪的词。古人以为“心之官则思”，于是语言中凡与思想、智慧、情感、意志等相关的字和词语往往都有一个“心”字，或以“心（忄）”为偏旁。古姓中有很多子带“女”旁（姬、嬴、姒、姜、姚等），这明白地告诉了我们古代女权社会的信息。通过对欧洲诸语言中“茶”的读音的比较，使我们看到了中国茶叶出口的路径。<sup>2</sup>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语言是社会的一个全息装置。

一种事物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不同的定义，概括出不同的性质。当前较为流行的语言定义有两种：（1）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2）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sup>3</sup>那么，我们还可以给语言下第三种定义：（3）语言是社会的全息装置。

定义（1）是从使用的角度说明语言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定义（2）侧重于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内部构造；定义（3）是由定义（1）逻辑推演而来，而且也是从实践中归纳概括出来的。它同两个定义有联系，但也有所不同。定义（3）不仅说明语言干了什么，语言的结构系统如何，而且还要说明语言还能被用来干些什么。

不同的定义，不同的侧重点，必然带来不同的研究角度、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依据定义（1），人们着重研究语言的各种变体以及这些变体的各种使用情况，研究各种交际环境对于语言变体的选择，以及为充分发挥语言工具的作用而采取的各种社会对策，其中主要是规范化、通用语等问题。其所最常用的方法是人文科学的方法。依据定义（2），人们主要研究语言的系统结构，诸如语言单位、语言单位的分布、语言单位的组合规律和聚合特点，研究语言的线条性、层次性、离散性、递归性、随机性等一系列问题。其所最常用的方法是数理方法。依据定义（3），就不限于以上两种定义所廓定的研究课题，而且是揭示一切与语言有关的问题。诸如语言与文化、思维、逻辑、哲学、政治、心理、民族、人种、文学、美学、地理、社会生活等之间的关系。其所运用的方法，也应是一种综合性的方法，即既可使用人文科学的方法，也可以使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既可以使用语言学方法，也可以使用其他学科所用的方法。这种研究，我们称之为全方位研究，亦即要对语言进行多侧面、多角度、多目的、综合法的研究，以企揭示发散出语言这个装置中所储存的所有信息。

比如我们研究表示时间的词语或结构，不仅要描写出时间词语的语法类型，时间短语及时间结构，区分时点与时段；不仅要研究时间词语或结构的各种用法及交际功能；不仅要

\* 本文写作之初，曾受到海南人民出版社李升召同志的一些启示，特此致谢。

<sup>1</sup> 参看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46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

<sup>2</sup> 参看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sup>3</sup> 见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0卷，第396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

到“日、月、年、秋、春、夏、冬”以及“目前、眼下、过去、将来、曾经、最近、以前”等表示时间的词语都是从表示天体、农事、方位的词语派生而来，还要从中看到人类思维是由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过程。<sup>4</sup>

再如“象、豫、为”这几个字，就不能把“象”只看作是一种动物的名字或舜的弟弟的名字，把“豫”只看作河南的简称，把“为”只看作“為”的简写，或者说“為”的古体是以手牵象的会意，而应由此推及远古时代中原大地有大象的生息活动。河南登封地下出土的象牙化石，甲骨文中所记载的田猎捕获的大象，都是此种推论的铁证<sup>5</sup>。并由此推断远古时代中原气候应与今天的泰国、巴基斯坦、缅甸、越南等产亚洲象的国家或地区的气候相似，并进而测拟中原气候古今经历了由热到温的变化。

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全方位研究已大大突破了狭义语言学的界限，我们不妨把这种在全息观指导下开展全方位研究的语言学，称之为“大语言学”。当然，如何对语言进行全方位研究，还是需要语言学者在实践中探索的课题，现在还难以说出个子丑寅卯。

对语言进行全方位研究，是发展语言学的一条宏富之路，对于提高语言学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对于语言学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生活 and 四化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进行全方位研究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各种边缘交叉学科的建立。就是使语言走向社会生活，从而不仅使语言成为人们之间进行交际和用于思维的工具，而且也成为其它学科用于研究的材料。一切与语言相关的学科，都可以从语言中借鉴成果或研究方法，人民的生活和四化建设也可以在语言学中找到更多的有用的东西，从而使语言学发挥较大的社会效益，大大地提高语言学的威望。在国外，人们公认语言学是一门带头领先的学科<sup>6</sup>，语言学成了热门，这与国外自觉不自觉的对语言进行全方位研究不无关系。而中国语言学之所以寂寞冷落，门可罗雀，与中国语言学一直把自己禁锢在象牙之塔里是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正因如此，中国语言学进行全方位研究，迅速走出象牙之塔，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全方位研究不仅可以使语言学在其他学科和生活建设中大显身手，而且对于语言学自身发展也是极有价值的。语言学的世界性倾向是在由描写走向解释。语言并不是一个完全自足的系统，要对它进行解释，只在语言系统内是难以办到或难以完全办到的，必须涉及到社会的、心理的、地理的等各种因素。比如汉语成语有一种明显的四字格化趋势，汉语句法讲求意合讲求节律，形成一种灵活多变滚动铺排的格局。要解释这种现象，不能不把视野扩大到汉民族的审美心理，不能不考虑汉文化的悠久传统。自《马氏文通》以来，引进的西洋语法框架总难以较好地解释汉语，在西洋诸语言中使用得得心应手的理论和方法，一接触汉语的实际便显得拙手笨脚。其实就是一些低层次的语言现象，要给以恰切合理的解释，也需到语言之外去寻找。比如“把”字句的使用，是讲话人有一种处置意图。这意图就不是语言本身的东西。中国语言学要走出自己的道路，要对世界语言学有所贡献，不考虑汉语实际以及与汉语相关联的各种民族、文化、心理的特点，恐难以成功。一代大师索绪尔提倡为语言而研究语言，只在语言系统中去研究语言，也许在语言学建立时期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在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再恪守这一信条，便只能重蹈美国描写语言学的旧辙，无异于作茧自缚。科学时尚具有很明显的时代性，当年促进语言发展的主张到了今天，可能会成为阻碍语言学发展的反力。

而且还必须看到，学科之间是相通的，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可能不向其他学科借鉴。边缘学科的建立，有益于语言学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从而丰富强健自己。任何交叉学科都有一种互动的性质，是联系所交叉的两个学科或多个学科的桥梁。数学的、社会学的、心理

<sup>4</sup> 参看王力《汉语史稿》下册第五十四节（中华书局，1980年）和伍铁平《论语言的类型对比》（《语言学进修班教学参考资料》，华中工学院中国语言研究所油印，1982年。）

<sup>5</sup> 甲骨文有关象记载，见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文史》第2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sup>6</sup> 参看J. H. Grrenberg《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科学》（傅怀存译），《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2期。

学的等方法引入语言学，都是交叉学科的功劳。不仅如此，我们知道语言研究的基点是搜索语料，但语料的搜索并不是纯客观的，它带有研究者的使用目的。如果研究者目光短浅，视野狭窄，有些十分有价值的语料就会视而不见或是故意筛掉。我国传统语言学（即语文学）的研究目的是注释经书，所以一直对口语不够重视，而口语对语言研究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遗憾的是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再如儿童语言是一种价值连城的语料，通过它可以从个体语言发生的角度来辅助语言史的研究和语言的共时研究，可以较便利的探测语言及其运用的心理机制，可以有助于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以及人类语言普遍现象的研究，当然还有语言学之外的作用，如发展心理学研究，语言与智力关系的研究，以及儿童的语言教育及智力开发等等。但是我国的语言资料并没有搜集多少，当然儿童语言的研究也就更为薄弱了。没有足够的语料，要对语言作出精细描写是不大可能的，那就更谈不上解释了。

就此来看，开展全方位的语言研究，是使语言学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是发展语言研究，振兴语言学的宏富之路，是当务之急。

要开展全方位的语言研究，首先必须更新观念。中国语言学界似乎存在着重具体描写、轻宏观研究、轻理论探讨、轻普及应用的倾向，这种倾向直接影响了研究界的价值观念，从而使语言学的宏观研究、理论探索等一直处于萎缩状态。其后果之一是研究人员缺乏理论素质，学术文章只见材料不见思想。常常是洋人运用我们的材料加工提炼出某种理论再卖给我们，造成学术剥削。后果之二是语言学成了经院玄学，语言学研究不能带来较大的社会效益。

学术价值不是取决于传统，也不是取决于权威，而是取决于本学科的实践，取决于科学与社会的需要。语言本身是一个全息装置，这种全息装置只有通过全方位研究才可能弄清其奥秘，才能充分释放出装置所具有的能量。要进行全方位研究，首先要打破传统的价值观，当然旧观念的打破，新观念的建立要有一个过程，要靠艰苦的科学实践，靠充分的学术民主，靠社会的抉择与评价。但是，更新观念已是历史的必然，只不过语言工作者积极的进行更新，以适应这一历史必然罢了。当今之时，不考虑社会效益，任何学科、任何部门都得摔跟头，丢饭碗，关门大吉。

其次，要更新知识结构。要开展全方位研究，必须得有较系统的语言学知识和与之相关的语言学之外的知识，否则就无法进行全方位研究，纵使心有余而无奈力不足。比如“美”是审美活动所围绕的中心，“美”字的结构，上“羊”下“大”，古文中“大”是“人”形，“美”字的结构体现了中华民族最古的“羊人为美”的审美意识。这种古老的审美意识与远古的社会生活的图腾崇拜有关。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了驯养羊，羊在人的生活中具有极大的价值，其奶可以止渴，其肉可以充饥，其皮可以蔽体。因此许多部落把羊作为自己的图腾。“羌”字上“羊”下“人”，“姜”字上“羊”下“女”。由这两个字可以断言，羌族姜姓古时都是羊图腾崇拜者。《说文解字》释“羌”为“西戎牧羊人也”。姜是周族氏姓，而周之发祥地亦在西北，可能与羌同源。古人为乞吉祥年丰，常常举行各种祭祀仪式，或头戴羊角，或身披羊皮，或仿羊之状，或擎羊之图，歌之舞之。“美”便是这种原始歌舞的祭祀仪式的生动写照。“羊人为美”是最古老的美的定义，反映了先民们原始的审美意识<sup>7</sup>。如果没有古文字知识和原始图腾崇拜知识等等，我们是难以由此而发掘出其所积淀的先民的审美意识的。

但是不能不看到，语言学界知识老化窄化的现象十分普遍十分严重。这种局面是由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但与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也有极大关系。泱泱大国竟没有一个语言学系（除语言学院），语言学专业也少得可怜。中文系和外文系是培养语言学专业人才的主要基地，但在这些系中，语言学课程少得可怜，受到轻视。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甚至不具备起码的科研能力，连研究生课程也是即兴设置，不是从需要出发，而是导师能讲什么课就开

<sup>7</sup> 参看萧兵《从“羊人为美”到“羊大则美”》，《北方论丛》1980年第2期。

什么课。从而造成了研究队伍青黄不接，研究人员知识结构先天不足。大学和科研单位是语言研究的两大基地，但各人的研究领域十分窄狭，画地为牢，知识封闭，研究人员先天不足的知识结构由不能在工作中迅速拓宽，造成后天失调。

需打破这种局面，不仅要改革教育制度，而且也要改革用人制度。同时，还要注意吸收非语言学专业的人加入语言学队伍，从而可使语言学队伍的总体知识结构得到改善。组建合理的研究队伍，已是刻不容缓了。

第三，作为全息装置的语言，并不是它的任一子系统、任一语言单位都具有全息性。正如人耳一样，只是它的某一部位或某个穴位对应于人体的某一特定部位或器官。因此，对语言进行全方位研究，就要找到语言中的“耳朵”部位或穴位与社会中的“人体”的效应关系。比如说词义系统和文字系统，较有利于用来研究文化问题，词源的探究在民族史和原始思维等方面有较高的价值，借词中积淀着较多的民族接触交往的历史因素等。当然，这种对应关系或效应关系的寻找，要依赖于科学的实践和若干代人的努力探索。

当然，正如人耳的研究不能代替人体的研究一样，语言研究也不能代替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但是，语言的全方位研究，可以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线索、佐证或是假说。比如我国南方河流多以“江”名之，北方河流多以“河”名之，但东北乃至朝鲜半岛的河流，则又多以“江”名之。江河的命名是否说明开发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先民同江南的先民有着某种特殊的历史渊源？这为人类学提出了一种研究线索。再如前面提到的关于“心之官则思”的古老认识，文献中已有记载。通过对词语和文字中带“心”的字词的研究，又为这种记载提供了佐证。又如前面提到的“象、豫、为”等字的分析，可以提出古代中原气候由热变温的假说。这些线索、佐证、假说都具有极为可贵的科学价值。

总之，语言是社会的一个全息装置，这种全息性要求对语言进行全方位研究。要进行全方位研究，必然要求语言学界更新观念和知识结构，开拓出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通过对语言进行全方位研究，不仅可以促进对语言本身的研究，也可以提高语言学在整个科学体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因此，开展语言学全方位研究势在必行。